

西歷壹仟玖百零叁年拾月叁拾號

路鳥江報

光緒貳拾玖年玖月拾壹日

第四十八冊

論說

論十九世紀亞歐大陸學界之風潮

山雅各撰 馮葆琛述

今日新世界之變遷亦云亟矣。歐亞之風雲亦愈出而愈幻矣。有政界之思慮者類皆有其自立之目的。與其自彊之概。則而要之。此中發達進步。必以學界握其樞紐。支那之學界尚在幼稚年代。然既有變通之起點。則異日之進化。當未可量。況值報界之風氣大開。凡在亞歐大陸政治家之所建造。哲學家之所發明。皆可以開國民之智。想振國民之精神。而謂支那必不可進於文明。夫誰信之。

地球之上有謂支那不能變通者。此古昔之支那也。古昔之支那。未與各國往來。故各國之視支那爲略異。以爲支那之文字語言。以及人民政事。多與各國不同。是皆然矣。若今之支那。則固值過渡時代。而又以亞歐大陸相觀相助。相扶持。相搏激。以成此學會也。繙譯之書。汗牛充棟。學校之設。塞巷盈衢。安在昔日之不同者。及今而尙有不同乎。

如謂支那不能步武他國。是拘墟之見也。夫環球之人。其性同。其情同。其所歷之學。亦

大略相同。故謂現象之混濁。前途之黑暗。特支那人自言之耳。以西儒視之。則各國之學界。由漸而化。以臻於極點。支那之學界。亦當由漸而化。以臻於極點。各國能變而通之。支那豈不能變而通之。

今之詬訾支那者。非善變支那者也。今之盡棄支那之所學。而以異學變支那者。又非善變支那者也。無端而新字奇語。以瑰特炫耀於閭閻。無端而革命自由。以雄略呼嘯於市壘。此皆學界之狂瀾也。江河日下。識者憂之。余乃平心而觀支那。

就支那之能自變者言之。古之支那。未嘗一統也。人民稀少。散處殊方。各成其爲種族。周朝所轄。種族繁多。由周而秦。由秦而西漢。而東漢。而三國。其間歷乎晉唐宋元。以迄於明。始有十三行省。逮大清開闢土宇。始有十八行省之稱。至於今。則二十三行省矣。此開疆拓土之善變者也。周時祇有封建。至秦始皇變爲郡縣。漢時選士。有賢良方正之名。越及隋朝。而開進士之科。凡其因時制宜。變通盡利。攷之歷史。而知之矣。然則支那非不能變者也。今欲遽責之以變制。舉平日所未素習之業。一旦紛紛然爭沿革之界綫。以爲如是。則興。不如是。則亡。譬之醫者。不爲之審其氣脉。詳其穴部。察其病勢。之淺。

深與其體質之厚薄而操刀以割其疽疽潰而病且增劇彼固以爲善醫也誰之咎歟

余謂支那非頑固也近歲以來新政迭頒何者非進化之程度而學人不靖遂致亂黨迭乘羣相煽禍革命流血怪誕不經是邪說橫行之秋也一犬吠影衆犬吠聲狂夫滿途逆侶四起而國恩猶自寬厚豈非學人所當感激而圖報者哉而猶以學說相蠱惑也豈復有人心者哉

難之者曰然則支那遂無可議矣乎支那之政治支那之風俗人心遂無待改變矣乎余曰不然譬諸誘人爲善婉轉導之其言易從而效常百倍激切諷之奴隸責之不特不能行吾之言而人且將憊然避之矣而況其激切諷之奴隸責之者明知無益於其人徒欲自相煽亂云已乎

支那之可議夫人而知之矣支那之政治支那之風俗人心亦夫人能言之矣當此改變之始以漸而進祇求其養成激動力以徐造於中心點是卽支那之可與有爲也各國之學界所以能臻於極點者亦由其始之激動力積爲膨脹力耳非有他也而獨何

責於支那。

支那之興學堂。裁兵制。設課吏。減冗員。其近政所頒。風行雷厲。夫固昭然可觀者也。縉紳仕宦之家。遣其子弟學習各國語言文字。近今又多出洋遊歷者。或就他國學堂肄習者。此其風氣之所開。固有未可量者矣。

纏足支那之舊俗也。自風氣既開。而不纏足之說。徧乎二十三行省矣。上海湖南等處。多設不纏足會。入會者人數甚衆。是又開風氣之一現証矣。西醫西藥。徧乎城鄉市鎮。新聞報館。周乎口岸碼頭。輪船布滿各處。小輪入於內地各港。自通商以來。凡西人之新式服物器車。支那之人靡不喜之。則其意向。亦可知矣。

今當國政變遷之日。而以學說擾之。奇邪之論。常與政府作反對。以爲能如是。則吾有敢言之名。譽而位置自高。不如是。則羣與詬誶之。謂爲無足齒數。余謂國政之壞。皆壞於此等之人心。

歐洲之學界。乃處乎圓滿之年代也。日本之學界。則在乎長進之年代。支那學界之年代。適丁幼稚。以高明之學。一旦責之幼稚。非教育科之法度。謂其無階級耳。余在支那。

垂四十寒暑矣。余深望支那之學界有進無已而嘒嘒者。無所肆其口。並無得以逞其意之所欲爲。

且余以開風氣益民智爲宗旨者也。立乎大舞臺之上。目觀學界之風潮。日變日甚。余不能噤而不道。革命流血之說。余無取焉。以開風氣。則風氣壞以益民智。則民智漓悖逆之漸。烏可長也。

今歐洲之學。亞洲人師其半矣。支那與日本非同處亞洲者乎。日本於歐洲之學。已得其方針。支那於日本之學。亦未始不立其基礎。近年北京師範學堂。特聘日本教習。朝廷亦曾議聘日本人爲顧問官。以至各種藝事。其技師皆資於日本。則支那之學。學日本可已。豈誤乎。奚爲。

故以余觀之。紛紛然。詈支那。詛支那者。學界之蠹也。學界之巨奸也。奇瀉荒謬之語。印乎衆人之腦筋。遂因以蠱學界。少年之血氣。於新政毫無實濟。適足以長其悖亂叛逆之階梯。

故余謂欲興支那。必自政界始。欲清政界。必自學界始。但使人人各問其天良。人人各

正其心術。國胡不治之有。

不此之務。而啟口動曰。革命曰仇滿。曰平等。曰自由。曰民賊。曰奴隸。心術壞矣。天良喪矣。合羣競起。則羣聚者皆揭竿之徒也。支那何不幸而有此等人。

余固愛支那。重支那者也。然而攪支那。怒支那。鄙薄支那者。不一而足。余亦無如之何。雖曰余之思想。皆個人之義務。無如一倡百和。紛然並起。學術之壞。人心壞之也。余爲是說。將以告學界中之有人心者。

中國古不輕商說

九牧後人蒿曰時艱舞象童

古者爲邦之道。莫不以理財爲要。而理財之道。莫不以養民爲先。養民之法。何惟商而已矣。夫我中國三皇五帝以前。其民性如禽獸。榛榛狉狉。穴居野處。卧則呿呿。起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棄餘。先王憫民之愚也。爲立商務。以開民智。故燧人氏創交易之道。而人情以遂。神農氏興日中之市。而民各得所。有熊氏觀轉蓬之象。以剡木作舟車。而後盡運物之利便。此皇古以來。重商之始也。於是民智日開。唐虞夏商。無不深知貿易之事。繫於國計民生者。至鉅且要也。至春秋羣雄鼎峙。重商之事。日有加而無已。管子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滙論

辨人論

錄大公報

按說文辨判也周禮云弊羣吏之治六日廉辨中庸云明辨之殆非判之分明不能用之無疑也老泉有辨奸論係指一人而言今爲辨人論蓋因用人而言也爰伸其義曰

今國家勢至弱事至艱建新政立新法弛成例圖自強於是人類不齊人才轉塞人心之趨嚮愈險人品之邪正愈混而難明則辨之不能不早辨也武三思嘗謂吾不知何者爲善人何者爲惡人但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武固非正人然唐宋以來賢士大夫大抵皆存此意見深蹈此病降至今世更有薦紳先生難言者本與我善也浸假而惡之矣本與我惡也浸假而善之矣尤可嗤者同一善也彼則不次荐擢此則終令閒散同一惡也彼則重加懲創此則逍遙法外一任旁觀者驚異之狐疑之而用人者方自以爲使貪使詐不如是之顛倒不足以示公是公非於天下吁豈上之人眞夢夢耶抑豈上之人不眞夢夢耶其始爲詭術所愚其繼爲勢力所嚇其終遂爲私意所蔽舉平日義利之見公好公惡之理不覺隨意抹煞悍然曰不之恤則向之所稱爲察察者至此能勿爲之一變乎文章學問概鄙爲頑鋼黨氣節廉恥概鄙爲守舊黨詎知空談與實行有殊僞士與正人迥異比譬樂者必不造門干謁藏美玉者必待善價而沽今求才者奉已而不在民有眞才乎非漢奸之資格卽奴隸之性質也使海嶼逐臭之夫暮夜黃緣之輩聯

袂而進充塞於朝而所謂君子志士者又烏能容其接席耶卽或容矣殊恐爲君子志士者將有退避待清者矣從古君子小人判然兩途以小人冒君子卽以待君子者待小人人尙知其爲小人假使偏宕不返以小人爲君子以君子爲小人數十年後宿儒已盡舉世將不知君子何以爲君子小人何以爲小人則大患可勝言哉此而不辨辨於何有於此而辨辨烏容已夫辨亦豈一端哉士大夫學優則仕甄陶萬類當力持定見闡發於人所不知之地以施彰善癉惡之權三代以後久無完人而吹求豁刻之論不取焉人貴存其眞凡僞者宜辨也孔光不言省樹而卒黨於新莽以謹言取人者失之矣席豫未嘗草書而卒附於祿山以慎行取人者失之矣上官儀詩多浮豔而以忠獲罪鯁亮過人責其纖佻者失之矣傅元善言兒女之情而剛正嫉惡臺閣生風責其狎褻者失之矣且好色爲淫行而孔子於文王則美之於衛靈則譏之奢華非美德而史臣於汾陽則是之於元載則非之司馬溫公德望粹然而蘇軾劉邠皆一時疏狂之士疑其道不同不相爲謀然溫公款接爲門下之高足自來賢人君子奇才異能名實之間其機甚微失之毫釐遂差以千里惟有眞識者乃能辨之於大小遠近之間不爲世俗相推移不爲僉壬所蒙蔽豈後世迂襲理學與夫揣摩風氣者所能皮相貌取定其是非哉德行之後尙有言語諸科中之外惟狂狷可與入道執一格以求之已失論人之正況毀譽決於左右者乎生今之世觀今之政吾嘗俯仰流連矣間有灼見克知爲太公之誅華士趙威后之欲誅陳仲子者無有也間有病民誤國

如公孫宏之布衣虛杞之惡食殷浩之虛名王安石之堅僻者不免也天下之困窮如此閭閻之
蠶蹙如此茫茫四萬兆之衆望治者方馨香以禱賢才寤寐以求良吏拯我於水火之中躋之於
仁壽之域而卒不能合羣蠶成一師曠聚羣盲成一離婁以聆音察理俾賢否昭昭於耳目間也
良足慨爾吾故不能不爲社稷蒼生嘆矣吾故不能不爲以道事君之大臣望矣

論中國之失權

錄同文滙報

中國自與各國交通以來數十年間其失權之事亦不一而足矣然失權雖同而考其所以致失
之由則不同一權也而繫於某事中國初不之知卽亦不甚愛惜外人知之因從而設法以攘竊
之既經機竊衆乃知其所關匪細始起而欲與之爭然外人纂據已久根深蒂固已牢騷欲拔除頗非
易易交涉而得其人辯駁而中其理外人爲所屈折稍自退讓時或可以挽回十一否則相與敷
衍強爲磋磨遷延日月終不能有所挽回卽或幸而有所挽回而必別許他項利權以爲之易則
仍與無所挽回者等此其一或一權也外雖繫於此事而其實則關於彼事絲聯繩貫脈絡相通
中國於事權界限之際素未研究當局者就事辦事亦茫然了無所會外人察之夙深籌之已熟
乃乘其不知攻其不備伺隙蹈隙以漸而圖奪之明要中國許予此事之權而暗中乃藉此事而
握彼事之權迫中國覺其不便豁然省悟深悔向失欲與爭辯則前者業既許之成約有在不能
翻異雖欲爭辯亦無從而爭辯矣此其二或一權也其初訂約界限所在區畫分明彼此本可選

而守之無異議也。自當事者不明於權限之故，遇事顛預以枝梧爲能，且欲博外人之歡心，免致滋生枝節，釀成事故。於是節節退讓，不復敢爭。而外人以中國人之可欺也，亦遂著著前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駸駸無已。卽或遇有知者，據約相爭，而爲日已久，習慣之餘，視若固然。卽復爭之，亦無能爲力矣。此其三或一權也。利害之間，關係重大，中國人初非不知，而國家既貧且弱，勢力不振，加以屢經挫敗，創鉅痛深，情見勢絀，早爲外人所輕藐。一旦藉端有所要索，不能抗拒，迫不得已，卽不能不爲割讓。此其四。中國失權之途雖多，而其大要則不外此四者。十年以前所失之權，由前二者爲多；十年以後所失之權，則由後二者爲多。此有心人所爲觸目痛心，太息悼歎，隱憂長慮，而不能自己也。試以切近之事言之，卽如租界章程，以中外律法不同之故，當初訂約，華人犯事歸華官以華律懲辦，西人犯事歸各西官以西律懲辦，立有專條，權限固甚分明。不容或濫也。乃歷任華官節節退讓，事權漸失，迄於今茲，殆已罄盡，不可復挽。且西例凡人有案，准延律師到堂代辯，中例無是也。故公堂向來以案之關涉西人者，始許用律師，不然則否。相沿日久，本意漸失。華人取巧，欲得律師辯護，保衛之力，輒於案之並不關涉西人者，亦相與延用律師到堂代辯。蓋至是而租界中會審公堂其權幾盡操諸外人之手，徒有會審與公之名，而無會審與公之實矣。自此以往，所失更不知何若。中國而不急圖自強，以爲恢復人計，其將何以爲國乎？

吾人今日觀於俄國知其間有萬不得已者哈爾濱之境界是按俄人於哈爾濱其以南可還付清國其以北決不能還付清國何也蓋哈爾濱以北之經營與哈爾濱以南之經營全異其趣也所謂經營各殊者何即哈爾濱以北純然俄領之經營而哈爾濱以南則爲俄清共有之經營是且其地著有支那住民厚薄之差又爲鐵道之分歧點一向烏港一向青泥窪頗占重要之地位其同市之計設全然一俄國大都市局面又松花之上流與黑龍江相通爲駛行舟楫之要區若對於國際間之紛爭則頗占平和之地位凡此者皆吾人所一般推想爲今日俄國萬不能退出之情形也若如英美之於滿洲除利權以外不有政治問題或默許俄人此等之舉動至清國與日本其亦可緘默以相認許乎

俄國當第一次撤兵期而不撤兵至第二次撤兵期而又不撤兵今當將東三省全體兵撤盡之第三期(即西十月十八日)於其期二十七日以前又提出新要求案其將盡撤盛京全省駐兵早爲吾人所推定至哈爾濱與吉林省則尙無把握觀其展延撤兵期推至六個月以後其意之難測可知其於六個月以後果能撤退兵丁與否又屬今日極難決之問題若由俄國從來之行動以觀之則萬難深吾人之服信也惟彼今日撤盡盛京全部之兵丁雖爲萬不得已之一時退讓然俄國之真意果如何此等問題又爲今日所不可不急宜推測者推測彙在即今日及將來俄國果有掩有東三省之意與否是使俄國而無意願戀東三省也則宜早退其兵士俄國而存

掩有東三省意也則今日何故撤退其兵丁乃一面撤之一面延之其用意詎可等閒相例乎至延期一年後之黑龍江省俄國蓋取以最易撤兵之地也又實際非駐兵之必要地也夫既非駐兵必需俄國何故必如是延期乎其故由於東三省之駐兵皆鐵道線守備以上之兵員也然俄國又何故必駐留如斯多數之軍隊乎蓋由於東清鐵道實已成工也凡此皆供平和世界之通機關亦我日本所最喜者若夫旅大之租借以二十五年爲期自俄人使用此平和通商港以來至於今日毫不容他人之置喙然觀於旅順之防備青泥窪之經營決非二十五年可以退還又必不使用平和之目的者此於國家自衛上所以不能拱手旁觀也今使謂俄國之真意而果不在掩有領土則宜早開放滿洲將所有利權與列國公平相分配又奚用是苦治戰備徒糜國帑爲二三條約以損傷國威乎

由是觀之彼俄國之真意非竟在掩有東三省乎夫俄國既注重東三省則一時雖由盛京撤兵其將再出盛京可知一時雖由哈爾濱減勢其將再南下半島又可決其掩有東三省之意既無一步假借之餘地則其撤退之虛舉又何必待第三期即由今日以漸次撤兵可也至謂多數軍隊一時撤退甚難是俄國自招之罪也若夫真實撤兵之舉今日俄人亦非不用意然一已能爲而不爲而反託辭於難是又誰能信之至許俄國撤退延期而開放奉天大連灣兩埠是哈爾濱尙不開放也營義開鐵道之敷設權亦非我所收得也其他於滿洲利權一切與俄國同樣者如

電線之架設商品之輸入尚不偏厚於俄國也特於牛莊辦理關稅之收入又該港時疫事務之檢查則全然奪於俄國之手耳夫以北清事變如是其混雜而行戰時占領之俄國今日尙管理牛莊之稅關以毀損清國主權之一部而通商列國亦咸被直接之不利此等行動是已誰能認許乎

外如俄國占領軍撤退後對東三省全部之土地清國不得租與他國之約誠不知其命意所在若清國今日之處置則亦惟有與俄人約以後東三省全部之土地一切亦不租與俄國焉此吾人因不知俄國新提案之全文所爲由其大要而姑論及之也

論中國多盜

錄同文滬報

嗚呼中國至今日何其盜之多哉官豎可以盜天子之政柄屬僚可以盜長官之政柄胥役且可盜官吏之政柄而任情爲所欲爲矣羣盜如毛治今日之中國果將若何措手乎且不但此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官旣爲之樹厥風聲斯民亦卽潛移默化而因之則效之矣嗚呼不肖之官吏直不啻一塗面盜耳凡一切索賄情事概於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胆爲之而百姓罔敢過問且其居然堂皇高坐捕掠貨劫人之盜而囚之階下施以重刑其同類相殘夫亦可謂忍矣此所由百姓畏官而不免於恨官畏者畏其聲勢煊赫也堂上一呼堂下百應兩邊衙役之跼列不啻虎狼或猛然一吼輒驚心動魄且官派十足頤指氣使拍案驚堂暗鳴叱咤不可嚮邇加復衣冠整

肅氣象森嚴望之固誠有足令人生畏者矣恨者恨實命之不猶也彼明目張胆而剗剗小民敲詐小民致小民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者乃猶得忝然在位而爲民之上而民之偶因資生乏策不得已而爲攘奪之計者輒卽爲彼所拘執而按律懲辦不稍寬貸天地間不公不平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同一盜也而榮辱判若天淵則有欲食其肉寢其皮而深恨之者矣恨之不已則有甘心廣結黨羽肆行搶劫使地方不得太平而專與官長爲難故其小則恒爲閭閻之害行旅之憂而其大則爲潢池之盜孽致不免於搖動大局如近日粵匪之亂其尤著者也昔季康子患盜孔子告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今日各省之地方官講求辦防務講求緝捕之能事固非所以清盜之原也有巨盜焉從西伯利亞鐵路飛奔而來行其毒計出其辣手而踞某主人之產業爲已有某主人咨嗟太息無如之何而爲之鄰者爲之代抱不平頗欲干預其事徒以爲之主人者不欲出而拒之則有將任其占踞已耳噫嘻異哉此外尚有某巨盜欲盜山東全省之土地更有某巨盜欲盜兩粵雲貴之土地並有某巨盜欲盜揚子江一帶之土地嗚呼盜風日熾緝捕無能似此羣盜如毛治今日之中國果將若何措手乎